

## 稻村的路

傳說，在稻村的後山中，有所謂的幽靈在那裡徘徊，有人說那是在山裡死掉的人變成的怨靈，有人說那是山林的精靈，不過大多數人還是認為那不過是眼睛看錯罷了，尤其是在外面來的學士做過知識講座後，更多的人也就對這個傳說不以為然了。

不過就在某天的下午，在學校的放學時間之後，我瞞著父母及老師跑到了後山之中。要問為什麼的話，其實原因還挺簡單，我不過只是想驗證傳說的真相而已。

這裡的樹長得高大而又茂密，陽光只能從樹葉之中的縫隙透下來，照在那些幸運的草上面，而受過陽光滋養的草長得明顯比其餘的小草還要高大，越高，就這樣擋住了大部分的陽光，絲毫不給其他小草活路。

我沿著以前老祖宗踩踏所成的小徑，一邊看著樹林的景致，一邊一步一步地向深處邁進，雖然已經過了許久，但這條小徑依舊還是很明顯，而旁邊的雜草似乎有靈性的，一點都不會往道路上去生長。這樣神奇的生長現象，如果要叫那些外面的學士來解釋的話，他們可能也解釋不出個所以然。

就這樣走了一段時間，我看到了一間屋子，我馬上認出來那是古老的獵人小屋：獸皮掛在由一根根圓木柱建成的牆壁上，茅草鋪在屋頂之上，更明顯的是懸掛在門口上的野獸頭骨。

「獵人小屋……這還真是個古老玩意兒啊。」我不由得發出驚嘆，因為對於我們這些小孩來說，過去的歷史歲月已是遙不可及的事物，而古老的事物對於我們而言只不過是存在於故事裡的幻想，尤其在外面的人來到稻村後，過去的傳統文化更是離我們越來越遠去了。

在我正打算進去小屋裡一探究竟時，背後的山林忽然傳來了一道女聲：「森林之子，歡迎你。」那個聲音像是從深山的裡頭傳來的。我猛地向聲音的方向看去，一個透明的、類似靈體的物體就坐在一棵大樹的樹幹上，明明離我這麼近，聲音卻像是從遠處隨風飄來似的。

「他們說的在山上徘徊的幽靈，就是你嗎？」

「是的，但比起幽靈，我更喜歡被稱作『山靈』」

山靈，這是稻村人以前的傳說——每座高山都有所謂的靈，這些靈會指引獵人獵物的方位，並讓獵人能尋到回家的路，而這些靈統一被稱為「山靈」。

老一輩的稻村人說：「只有真正對自然抱有敬畏之心的人才能被山靈指引道路。」，但大多數年輕人對此並不在意，甚至在經歷過學士的洗禮之後，他們對於自然更是滿不在乎，常常提著現代的槍，進去後山獵捕動物，原本一開始滿載而歸，但隨著時間過去，獵物變得越來越少，後來甚至連鹿都抓不到

了。最後一次獵捕，連獵人都沒有回來。

學士說，這是因為後山太危險了，本來就不適合打獵，應該要封起來才是，於是村民依著他的話，把後山設為禁地，不准任何人進入，就這樣過了很多年，沒人再進入過後山，後山的奇怪傳聞也隨時間多了起來。

「我明明不是一名獵人，甚至連族語都不會講，為什麼你會顯現在我的面前？」我不解地問她。

「森林之子，你與那些年輕人不同，外面的氣息並未完全沾染到你身上。所以即使不會講族語，你卻依然是『巴但』的一員」

「巴但」，我的奶奶跟我說，這是我們族群的名字。

我回憶以前奶奶曾經說過，巴但族人相信萬物皆有靈，無論是高山、太陽、月亮、河流，或是大樹、花草、石頭，更或是裝水的容器或保暖的衣物，都有靈寄宿在裡面。巴但族人會把豐收的作物、獵物的十分之一獻給靈，因為巴但族人相信之所以會豐收，都是因為有這些自然的靈保佑我們。我們對自然抱持著感謝，正因如此，巴但族人才能在這片土地上生存，而這是現代大多數人忘記的事。

「沒錯，你是巴但的一份子，對於自然，你的祖先總是抱持感謝及敬畏。而接觸到外頭事物的年輕人，他們早就已經忘記了」

我可以聽出來，山靈的語氣是憤怒的。「看哪！那群年輕獵人就是這樣迷失方向後，跌落山谷死的！他們太過自信，甚至忘記要在路徑上做標誌，他們的路線離稻村越來越遠，最後死了」，就在她指向我剛才走上來的路，我往那看，那條小徑竟然消失了，就像是那裡本就沒路一樣。

「你的奶奶應該有跟你說過，再怎麼老練的獵人，打獵時也必須做好歸家的記號，對吧？」

我點點頭說：「嗯，奶奶跟我說，即使自然再怎麼美好，它依舊有殘酷的另一面。不要認為自己能抗擊自然。」

「沒錯，抱持著敬畏之心，同時也是為了你自己好。」

隨後，一陣風吹來，山靈的魂體也隨之飄散，但在臨走前她囑咐我：「你要記住今天的事，並講訴給你的後代，不要忘記自己是巴但的一份子。」

話畢，我再往下看，那條小徑又出現了，看來，那些外頭的學士果然是無法解釋這種事的。

回到家的時候已經傍晚了，太陽倚著後山緩緩地睡了。我將今天的事都講給奶奶聽了，她說道：「山靈選擇了你，我的孩子，她將巴但的傳統交付給你，你也要將它傳承下去，不要被那些外面的人影響。」

「他們再怎麼禁止我們也沒用，後山一直都是我們的獵場，那座獵人小屋就是最好的證明，總有一天，我們會再回到那裡」後來，抱著山靈與奶奶告訴我事，我慢慢睡了。

第二天一早，我就背起書包上學去了。依著大馬路走，我記得以前這裡的房子都是用木頭和茅草蓋的，就是所謂的傳統建築。而在外頭的工人們來了之後，房子就都變成了水泥和鐵皮的了。雖然那時有不少老人抗議，但新的房子住起來真的舒服很多。後來開始有兩層的屋子出現時，大家都覺得很驚奇，房子竟然能蓋這麼高，再後來甚至有三層的房子出現。

不過有時我會聽見雜貨店外的老人們會說：「唉呦，建這麼高的房子，都看不見太陽啦！」確實，這一片原本能看見大太陽的，但在高樓建起來之後，這裡就一直是處在陰影之下。我也曾問過那些工人，為什麼要蓋這麼高的房子，他們說：「如果不建得高一點的話，要怎麼住更多人呢？」

而自雜貨店左轉，就可以看見一座高大的建築，學士都稱它叫學校，是學習外頭知識的場所，有許多人都會跑來這裡，除了村莊的老人們。我問過那些教書的學士，學習這些知識有什麼用，他們說：「學習這些知識，未來你們離開稻村後，這些知識將使你們前路更加順遂。」

我反問他們：「為什麼我們要離開這裡呢？這裡不是我們的家嗎？」

他們說：「外面很廣闊，你們有時也必須去到外面學習，去看更多外頭的事物。」

在放學之後，我帶著一些疑問去找了新來的村長，他也是外面來的人。我問他這些外頭的事物到底能對稻村帶來什麼影響？

他指著那幾根電線桿跟我說：「孩子，看到這些桿子了嗎？它們能給村莊帶來電力，讓黑夜不再恐懼。」

他又指著車子和馬路，說：「孩子，這些東西能讓我們跑得很快，還能讓我們載更多東西」

「它們能幫助我們的生活，遠離原始，更加安全」

「原始？是指那些老人們講的傳統文化？」我問他。

他的語氣有些變了，答道：「不……孩子，他們所說的傳統文化，終歸只是毫無用處的累贅，既無法給予人們安全的庇所，也無法給予人們便利的交通。」

雖然不是很明顯，但我依然從村長的話語中聽出了一些嘲諷。

不過我能理解：堅固的高樓、舒適的居所、溫暖的被單與床，這些是無法在過去的稻村碰到，甚至見到，若再加上豐富的糧食和便捷的水源，這所有的一切都是在外地的人來到後才出現。

回家的路上，我望向菜園的方向，明明還只是下午，菜園卻幾乎沒有什麼

人，要是換到以前，下午的菜園依然會有很多人。而這原因自然要拜那些學士們，什麼化學肥料、農藥、灑水器，除了讓菜長得快以外，還讓種出來的菜長得又飽滿又健康。更有人用了全部積蓄，買一台長得非常巨大的鋼鐵巨獸，比我見過最大的鹿還要大個幾倍。它能比人做農的速度快好幾倍，而且人只要坐在上面擺弄幾個搖桿就好，方便又省力。奶奶說：「農事對於巴但來說是僅次於狩獵而言第二重要的事。」

我走進雜貨店，這裡的商品對於稻村的人來說是新奇的，各種我直到現在都喊不出名字的商品，媽媽都說很好用。而這裡也是老人唯一會來的現代建築物，因為這裡有非常多的酒，明明他們口口聲聲說酒是每隔一段時間的祭典才能喝的，卻在這兒喝個不停，喝到不省人事，喝到走路歪七扭八。說著遵循傳統，卻行著違背傳統之事，奶奶說這些人某方面比起那些年輕人還更令人厭惡。最後，我只是在雜貨店簡單買個糖果後就走掉了，雖然奶奶並不喜歡這種行為，但我本身也並不是有多遵守傳統習俗的人，我只是選擇了中間罷了。

傍晚回到家，我的家與其他大多數村民不同的是：既有一間傳統的茅草屋，又有一間嶄新的水泥屋，但多數村民只會二擇一。至於家中那間茅草屋自從阿公過世之後，就一直只有奶奶住了，而另一棟水泥屋，是我與父母住的地方，比起茅草屋舒適不只百倍，而且有電燈，晚上也不用害怕。

爸爸媽媽屢次勸奶奶去水泥房那邊住，那裡有更溫暖的被子，更柔軟的床，不然寒流來的時候奶奶她老人家的身體可能會撐不住，但奶奶死活不同意，還說自己不願住外地的人蓋的房子。我問過奶奶：「傳統真的有這麼重要嗎？」

她用著質問的語氣說：「你難道沒聽見大地的悲鳴嗎？痛苦而又悲傷。當他們建起建築時，大地在顫抖；當他們撒下作物的藥時，作物們在嚎叫。每件好事，其背後都有更大的壞處，但那並不是立刻體現的，直到最後，所有因果都會因此爆發。」

這一夜，我睡的並不安穩。

隔日一早，我很早就醒了，連太陽只是露了一小角出來。望著那不怎麼藍，又不怎麼黑的天空，我在想一個問題：在傳統與現代的道路中，稻村究竟該往哪走？山靈與奶奶說，我們應該回歸傳統；學士與村長說，我們應該踏向未來。傳統與未來各有其優缺點，讓人難以抉擇。

但……我想到一件事：「若是難以抉擇的話，就走向中間吧！」我是這麼想的。

然而我回想起過去那時候——外頭的事物才剛來的時候——人們雖然忘了過去的一些故事，但依然會哼著傳統歌謠，講著不上不下的族語。騎著摩托車，吃著小零食。雖然接觸了外頭的事物，卻不會忘記巴但的意志。

明明在接觸過外面所謂更好的事物後，卻依然會行著傳統的行為，我想知道，這是因為什麼。

所以放學後，我又一次去了後山，想去問問山靈一些問題，但我在獵人小屋附近找了找，甚至走向更深一點的地方，但依舊毫無線索。直到我看見附近樹上刻有兩行字：

「召集村莊的勇士，前往山上狩獵」

「森林之子，以其之聲」

「這是……山靈刻的？」

仔細想想，這裡除了山靈外也不會有其他人了。叫我去找人打獵，雖然聽起來很荒謬，但如果是應著我所想的話，山靈的刻字也許就是答案。

下山詢問奶奶之後，她選擇順山靈之意去叫我行動。她從屋裡的櫃子翻出一套巴但的傳統服飾，我領悟了且在穿上後，我以最快的速度去呼喊每位年輕人，但大多數人看起來並不理會，我用最大聲喊道：「明天一早，去長老家集合！」

長老，是決定部落大事的重要職業，通常是由最有威望的人來當任，但在村長出現後，長老就變得只剩掛名作用罷了。而這次要找長老，就是為了決定打獵的日期，以及讓大家回憶起過去的傳統。

一到明天，我發現人數竟然比我預想的還要多，不過臉上都只有懷疑和害怕的表情，而長老現身後，選定的日期就是後天，接著，眾人散去。之後，長老問我：「為什麼突然叫我選定打獵的時間，孩子？」

我沒出聲，用手指指向後山。

長老看過去後，說：「羅布吉山，這是很少人知道的那座山的名字，其意為『豐收』」，「是山靈，對吧？」我點點頭。

長老笑了笑，隨後有眼淚從他臉頰滑下，哽咽地說到：「她一直……都在看著，是我們辜負了她。」

很快，時間到了。凌晨時分濃霧瀰漫，獵人們聚集在後山的山口，由長老帶隊。就在前一天，因為長老花了大把時間去遊說那些年輕人，或多或少地影響了他們，所以此次因打獵而來的人更多了，他們也不再懷疑了，因為他們是巴但，而做一名獵人是應該的職責，只是他們在現代科技的薰陶下忘了，但……現在就會重拾起來。雖然大多數人的臉上仍帶著些微的驚恐，但仍有眼神充滿堅毅的人。唱著獵歌，獵人們進入了羅布吉山。

狩獵持續二至三天，期間小孩、婦女、老人要準備祭典的東西，我看見奶奶，她的臉上有一股止不住的喜悅。

「吽叻——」夜幕中，一聲雄厚的男音從後山傳來，這是獵人歸家的信號，大家都開心極了，睽違十年的再一次狩獵，是以大豐收做結尾，獵人們的

心情也沉浸在喜悅的氣氛中，興奮地向著人們分享打獵的事，他們說有人好似在指引似的，山上最通順的方向都會連到動物的聚集地，而準備回家時，路又會很明顯地出現，隨著路以及記號，很順利就回到了稻村。

我問奶奶，豐收和路都是山靈做的嗎？她卻笑了：「不，傻孩子。豐收是因為我們留下給生物生育壯大的機會；那路也只是因為他們有做好標記，所以才能順利歸家。」

「也就是說……真正的改變在巴但自己的手上！」

「原來如此，那奶奶，你看那裏……」

我指向天空，一道道煙花在天空綻放，奶奶看得非常入迷。

「這也是以前的稻村見不到的啊，奶奶，外頭的也不一定是壞的呀！」奶奶聽到後，緩了幾秒，隨後又綻放出了笑容。

祭典，隨著人群的吵雜聲，就此落幕。

「稻村是目前成功把現代化科技與傳統文化融為一體的原住民村落，她的樣貌究竟是如何的呢？請隨著本台記者一同深入……」

共 5074 字